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

家記

論孝經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以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



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
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
而不可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
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
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
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
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者乃吾之
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
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
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即愛親之心也
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即事親之
心也無二心也無一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心又
不期於生而自生即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
無二道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哀喜怒
樂無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
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古人以禮
言之故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
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以哀樂言之故曰哀
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民之則之非則乎彼也昏昏者滿天下不可不以漸通也漸以通之庶乎其聽也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所以告子夏非以告衆人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

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所自有而為悖為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絕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為愛敬為博愛為敬讓為不敢為不驕不溢為德義為禮樂為不敢遺小國之臣為不敢侮鰥寡為不敢失於臣妾為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為補君之過為哭不哀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為彼粗

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偽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章曰諸侯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閨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離私去

蔽開通應如故 見訓語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人咸以身體髮膚為己不知受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窟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己莫愛於己因其愛己而啓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公因其不肯毀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因而拂聖人循循善誘發明人心本有之道德

行之以立其身則身為公器而不私名揚於後以顯父母則名為公名而不私夫人之所以失其道者私而已矣以此大公至孝之心而事君無二道也言事君所以明此心之通又引大雅念祖自父母而通之於祖亦明此心之通無念念也聿語助也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
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
切著明也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為孝為弟為
博愛無一點已私置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蕭韶
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嗚呼至矣簡每誦此章
每每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然而動於中而自不能
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親安鬼享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聖人非虛言

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國順之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
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
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
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愛敬父母之心
即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循善誘姑以類
言父天母地明猶察也謂曉達也明王之事父母
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

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
地亦不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
正性人惟不明自己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正
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知父母不知天
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母即天地人生
而執已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
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苟未明
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况能事天地孝子之心
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於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不可度思矧

可數思天子祀乎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
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
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即天地之
變化也致敬於宗廟鬼神實在實著融明靜虛是
謂孝弟之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
之弟渾然神明本無間隔如日月之光光于四海
而非思非為無所不通引詩為證所以無思不服
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
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終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七

家記

論大學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者以不知為知者徃徃如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為窮高極遠蔑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已勝而已矣其中心亦

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吁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

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執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為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

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
止絕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
所謂至善即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
之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
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頑
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與子曰慈
發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
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

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
而為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
為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
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
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為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
善所以明起意之為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
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

意反以作意為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德可以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為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壅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直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

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啓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徑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胸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

者自古則然而况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却於此章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懣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若以威武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如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為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

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木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

見誨語

大學曰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為慎獨乎踈畧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簡少時不知大學

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却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夫忿懣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特不可屈於威武而恐懼爾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如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為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道憂國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靜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非禮處故知大學非聖人之言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二字

中庸

中庸不偏不倚之謂洪範曰無偏無陂無黨無偏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為實體而致意焉則有所倚倚即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不偏不倚耳意微動則偏倚即謂不中既曰中矣而又曰庸何也至哉聖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庸常也中道初不深遠不過庸常而已而智者自過之愚者又自不及賢者自過之不肖者又自不及切實言之曰庸常而已矣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明其初無竒也所謂視者是也所謂聽者是也所謂言者是也所謂動者是也所謂心思者

是也其有不思之時不言不動不視不聽之時亦是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而人自不知自不信如終日懷玉而索諸人此喻猶未切也正猶孩提未辨寒暖終日流汗而曰寒也人日用此道而自不知何以異此及其省也其言常言也其行常行也不必加微意焉不必損微意焉而渾渾融融蕩蕩平平皜皜之妙我所自有雖終日思慮而如不思慮也雖終日云為而如不云為也似動而未嘗遷也似靜而未嘗止也是妙也惟覺者自知而不可以

語人雖強言之終不可以盡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見訓語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為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為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學

者放逸馳騫於心外自起藩籬自起限域孔門惟
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分裂也書曰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吾心渾然無涯畔無本末其未發也吾不
知其未發其既發也吾不知其既發故孔子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則
失帝則矣事親事君非無知也應物從事非無知
也周公仰而思之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無
知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油然而生忽
然而止生不知所生而是非自明利害自辨止不
知所止止無其所止無其事如此而知猶無知也

如此而為猶無為也子思覺焉而未大通者也其
卒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又分裂之意
也孔子之言則不然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明乎孝即天之經地之義未嘗分本末也又曰哀
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哀樂而發明其至未嘗
外哀樂而發明其至也衆人自以為哀樂之可見
可聞也孔子則以為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惟洞
達者知之未至於洞達者終疑也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

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
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
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
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見論語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
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
肖罔然不自知固為不及賢智又加之意故又過
之聖人歷觀天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

過故為之屢言再嘆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
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
加之意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
有易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
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
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
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羣弟子之意亦不
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
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
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食我飲食

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虛
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
不省其妄雖賢雖智難逃四者惟顏子自知其受
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
遠至於三月不違仁則脫此患矣默省寂然不動
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
今何曩無體無意夫如是故三月如一日莫究厥
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

之謂仁又謂之道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深思可
以畧言而不可詳議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為而未
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然而未嘗少閑易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
異此誠非告語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未如
之何已故良久而復嘆曰道其不行已夫若夫於
行言知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夫行即明明
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
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為不思即不為明猶強名

而况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見訓語

先生曰孔子謂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汝以為何如
汲古對云子路問強未明孔子何以如此答先生
曰矯者欲明故罔然無知既知而不學不能行其
所知則危矣即入小人之域書云人心惟危起意
為人心又曰不起意非謂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
合理若起私意則不可如事親從兄治家接物若
子哭顏淵慟與見其過而內自訟此是云為變化
非起意惟覺者自知汲古對曰不起意便是君子
坦蕩蕩而無一毫之累若起意則是小人長戚戚

而無片時寧一先生曰是見誨語

或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
知也程正叔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
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至纖息委曲處如農圃百
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何言之淺若此衆人皆
能知之子思之分精粗裂本末知者獨得議之正
叔不必論矣然而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
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

汲古問中庸云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謂天地至大

而有所憾者以祁寒暑雨之失中也君子之道中正不倚是以大而無或過故天下莫能破此說是否先生曰天地未離乎形君子足以範圍之也先生曰程明道謂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誠有此也又謂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此言善

見論語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至執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為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為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為

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為而求諸為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為愈遠萬古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為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至近而自以為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

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
知之本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為孔子深惜夫
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為之是以遠之復
戒之曰人不可以為道深知大患在乎為道而已
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者終於二物
也為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
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為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
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
止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

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七終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八

家記

論孟子

孟子言舜傳說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正說
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精一之學非傳說厥德
脩罔覺之旨也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當伊尹之心徒以就
湯就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
之道雖湯再使人聘之未為之起豈治亦進亂亦
進意度執無非惟義之從爾

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人廣大與天地同體惟自乳稚桔束於氣血形骸之中失其本體之大孟子既明固有之心漸復本體之廣大故蔽漸脫體漸明廣大漸著孟子明見廣大漸著之體無以名言之曰是殆吾氣之浩然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然而非的也性體本大因蔽而小復因蔽去而大其實復我本有之大耳非體有消長也自人物言之謂之性自人物萬化莫不由之而言謂之道自其網緼和育發達言之謂

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其恭敬謂之禮自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言之異非果有紛紛實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靜有實有虛有多有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衆人蔽之君子明之其蔽也似無其明也似有非衆人本無也

孟子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豈亦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亦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即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搖也不覺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偽也此不可不明辯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孟子此論足以開明人心學者之蔽二智與故而已去智與故循天_之理莊周則云則知孟子之時智故兩言聯稱通義率以為常故孟子於此始言故忽繼之以智不患乎人莫之曉千載之下時移事改言語寢差學者罕言智故故莫之曉不知孟子之時以為常談故者事故智者智慮易大傳曰無思也無為也為即故思即智學者之蔽非思則為非智則故言其

不出於此即出於彼其蔽同其受病之源同故學者常言智故不以為異此二者足以盡天下萬古學者之蔽矣此道坦然不假思索不勞作為人性自善人性自明人性自具仁義禮智自具萬善何必他求何必更思何必更為故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何假思為不屬智故天下之言性者則異於是矣其所言者必有故焉必用智焉或有利心心有所欲之

謂利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為之有何更以智為何更以思慮為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為行其所無事者禹曰安女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不屬智故也雖思而不走雖為而不離也是以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遂通而無思無為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

慈湖遺書卷八
猶未嘗用智智有邪正有小有是非故孟子於此致其議至於故之為言則斷不可以為性不必致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雖千歲之日南至北至善曆者可以坐測而籌之殊不難惟此乃言性也非故也故不可以故言之舉天下無逃於智故是以舉天下皆不知性孟子所以每言必稱堯舜者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故率以堯舜為不可及率墮於智故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為心何者為放何者為

求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為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通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之他矣故於是貴於求然人心至於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為為悖亂為奸詐為淫佚為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迫急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

放於外離乎我而逐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
何嘗如此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
舉不可入其間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
不知也故天下之為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
欲為君子為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知乍見
孺子將入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即吾本心也不知
徐行後長者之心即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
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或求之則又苦
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
勢也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
與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唯曰忠信
篤敬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
一貫之實也又惟曰吾有知乎哉而已曰何有於
我哉而已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而已曰志氣塞
乎天地而已蓋曰志曰氣曰義曰道曰心曰性曰
哀曰樂曰忠信曰篤敬名殊而實一明者觀之渾
然寂然本不可以名言聖人因人言而隨之言大
旨未嘗判裂此唯內明大通者知之雖小明而未

大通猶蔽斯旨噫學者生而習聞人言如是者謂之志如是者謂之氣如是者謂之義如是者謂之道如是者謂之性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喜怒哀樂牢不可解一旦告之未始不一之說其聽必惑惟自明者自知自信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

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或曰孝弟亦是物也或曰道義亦是物也或曰禮樂亦是物也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範圍天地者此也發育萬物者此也安得曩小而今大也孟子據其所親歷而言惟覩曩之桔束誠覺其小今之開豁誠見其大不知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執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

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小
大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無乃不敬乎
又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
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亦不敬聞之
孝宗亦不以為然

孟子謂楊子取為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為也此非
楊子本心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
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
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

治矣楊非取為我惟不取不與各安於無事而已
矣亦老子使民至老不相往來之意非大中至正
之道人皆有道心皆有愛人利物之心如天地之
春乃變化之神用而老子楊子欲絕滅之是猶未
免於意必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此言人
心操則存在此舍則失之所以出入無定處孟子
引此說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先生曰孔子此言
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安然無所有

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于千萬里之外或窮九霄之上或深及九地之下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旨未嘗貴操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為神見誨語

汲古問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若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何以攷之先生曰鄭康成

謂周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此亦意說初無證驗雖云據詩春秋孟子亦不無疑魯宣十五年初稅畝言稅民夫自開闢零畝之田爾初不見其為助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由是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亦不過因詩而意之爾今攷周禮未見其有助法然則所謂雨我公田者殆官有閒田之屬役民以耕者作此詩爾周官化治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故詩有此先公後私之誠心役民穰過三日互役之以治官田如合方氏尚同天下之數器度量而乃行二

法乎况無的然無疑之證大田詩云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乃幽王時詩非侯國之詩不可以此證侯
國之助法 見論語

諸子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
未大通者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始不一貫何
以致守為何以復歸為 見訓語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語復混而為一其上不
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復
歸疵病大露混而為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無
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老子又曰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未悟古今之一也凡此惟大通者知之信
之未大通者終不知終疑也此不可以思慮及也
不可以言辭盡也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古曰今
曰萬曰一名言之不同也昏者則云爾也老子又
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體窅然何逝何反學
道而未通者自作此意度耳道不如是也孔子曰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動者道也靜者道

也有者道也無者道也古者道也今者道也萬者道也一者道也孔子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異動靜有無古今萬一而為殊也

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夫三才之道一而已矣而老子裂而四之其言法天法道法自然尤為誣言暇病尤著以他語驗之老子不可謂無得於道而猶有未盡焉爾

莊周寓言陋語良多仁義遽廬之論惟覩夫二未覩夫一也亦祖夫歸無之學而未大通者也周又曰

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意說也曰不用曰寓皆意也又曰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又意說也未悟有無之一也又曰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是又惡動好靜陷溺之巨病也似廣大而實小也似高明而實卑也又妄謂顏子忘仁義忘禮樂坐忘此乃老莊棄動趨靜之偏蔽而謂顏子亦然其言似高妙而未免於不一足以惑亂學者見訓語

孔子問禮於老聃恐非莊子所謂老聃者何以明之所言絕不類也豈有與孔子議禮如此之詳而又

以禮為亂之首也莊子所言老聃皆痛絕仁義
 莊子曰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莊周何
 其意態之多也孔子曰入孝出弟謹信汎愛未嘗
 有意度也莊子鑿空為有又屈曲其蹊又曰知其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不
 如是也以為不可奈何者非能安者非真知命
 者也天命之妙不可以人為參也曰天曰人非知
 天者也亦非知人者也天人一道也隨世而曰天
 曰人可也吾心實曰天曰人非也
 莊子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不忘其所始又曰

以無為首是皆意慮之未息也孔子曰天下何思
 何慮未嘗有周之繁說也而萬世自莫得而闕之
 莊子又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又思慮之紛紛
 也是又樂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
 死同桑戶之歌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以死
 為反真以生為不反真其桎於生死又如此豈若
 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
 子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
 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子思子之書載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

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
交也不敏竊慕下風師先生之行幸願卹之子思
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
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
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
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嗚呼是殆
非子思之言也夫道一而已矣君以此使臣臣以
此事君公子以此為公子士以此為士一也今異
而言之無乃不可乎况乎明否臧立規檢矜持務
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子思之言也不然則子

思之學陋甚矣何以能作中庸中庸雖不能無瑕
病不至如此蔽陋之甚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
書

子思年十六而辱宋大夫樂朔幾不免曾子亦謂其
有傲世主之心老萊子亦言其性太剛而傲不肖
然則子思亦未能無我矣惟未能無我故中庸之
書亦不能無意孔子每戒學者曰毋意又曰毋我
予自微覺而已深疑子思之言曰夫婦之愚可以與
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
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以予所覺心中初無淺深前後精粗之異而子思異之殊覺其礙此乃予未覺之日所見既覺則無是見也乃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若孔子之言若合符契而子思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不可云者乃以意為之孔子所以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為是類也自孔子歿而大道不明自曾子歿而道滋不明孟子正矣而猶疏荀卿勤矣而愈遠董仲舒號漢儒宗而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佑嗚呼異乎孔子之言道矣自知道者觀之惟有嗟憫而自漢以來士大夫學識畧同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由戶為喻爾何莫由斯正實無瑕仲舒支離屈曲不知仁義禮樂乃道之異名而以具言則離之矣不知仁義禮智信皆人心所自有不假脩飭臯陶謨慎厥身脩思永脩其永永不變者仲舒所言脩飭能永乎仲舒曰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禹曰安女止謂人性本靜止安之不動而

已矣何以設為文王不識不知何以設為孟子道性善又仲之所未知也以此事君乃反汨亂其君本有之德性諸儒雜說蕪論所至如是能知其非者有幾就有知其非者又不得行其道於天下而欲望復見三代之治難矣

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抹弊之政也吁嗟哉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仲舒離而為二舜誅四凶亦抹弊矣初不害於三聖之一道誣言曲說今學者靡然

從之道何由而明人心何由而復于正

王通之學陋甚其言曰大哉周公遠則真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盖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率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通之妄至此殆不足辯惟其羣弟子官達尊稱其師書行于世其言亦足以惑亂學者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奚特聖人三才一貫也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鬼神之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而通

曰遠則真諸心是誣聖人也又於心外復求理復求天是自誣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說卦之文未嘗繫之子曰則知非孔子之言也曰窮理曰盡性使明者言之辭旨承連自無瑕病而通分裂如此良可笑也通又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杜淹問藏之之說通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通之陋至於此今有司每出題於其書以試舉子又時文習尚順題罕有駁議而通之書依倣聖言竊取其近似而實非也學者多為所欺故靡然從之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而通曰

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孟子曰仁人心也通之病蔽甚著孔子雖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大畧明人之不遠耳欲之為言亦常言初無深用思慮之意通不會聖人之旨倣而言之自謂無悖矣不知冰炭之不同也又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通乃劬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遂妄意仁義為非道德之意禮義出於仁義之下不知仁義禮樂乃道德之異名先王順道而行非能有所作而次第之也繼善之言大傳不繫之子曰之下則非孔子之言也

通又曰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霍光陰妻邪謀非忠也劉備受劉璋賓客之禮而反目奪之亮輔之又立同姓之婦為后此何心也霍葛誠有他善可愛可敬而王通槩取之則不可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輔太宗殺建成元吉亂巢妃亦通此等學術議論有以啓之也李密問王伯之畧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此論正矣惟餘論則駁滋惑後世不得已致辯

道無窮無方學者自有淺深有不盡昔孔子遇程子於途與語悅之取其善者爾非盡與孔子同也程

子名本號子華子程子固曰仲尼天也本也何足以望夫子程子曰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鬲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斯言善矣其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割斯則蔽矣夫太貞者道之異名爾可得言剖割道一以貫孔子猶欲無言而况於本無可言之中而強裂初始元玄四者之名其曰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未見其庇也而繼曰因其然也意狀可觀已而又曰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言雖似深實積意說又曰吾

亦不知所以然也此庶幾矣猶有所倚也其之齊
知齊國大危荅景公之問一本諸道深知非道無
以已亂也善矣

列子道壺丘子林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
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
能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
可窮壺丘之言似實而非夫天下氣化物理一貫
無二而壺裂而二之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
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孔子之言實理也明乎此則壺丘之蔽可觀

矣陰陽四時生化皆不可見不可聞也即不生不
化者也皆非有無所可言也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
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物
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貫
之之妙

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
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善
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於事親則謂之孝
見於從兄則謂之弟見於事君則謂之忠見於朋

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於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於長幼則為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為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井而怵惕隱惻者仁也及遇大賓則又陞降揖遜而為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心也耶嗟乎學者藩以私情蔽以小智絕聖人之道昧人心之固有持異端邪說而欲立乎清虛無為之境吁可傷哉荀卿子言性惡而自背馳聽訟兩詞不同靜聽久之

而真情自露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其大畧篇則曰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夫不能去民之好義則人性之本善驗矣

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曾看老莊之書否汲古對云老莊非聖之書多害道特以聲律為習不容盡廢因問道體至大何所不該老子四大之說似亦支離先生曰三才無二道老子却裂而四之如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尤為誣言意說瑕病尤多以他語驗之不可謂無得於道惟其有蔽故猶有未

盡

汲古問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不知其禮矣而家語乃云夫子聞其通禮樂之原而往師之又云問禮於老聃先生曰聖人無常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先生曰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啓吾心之所自有也教者豈能於學者所自有之外別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復其所固有爾若使之不由其誠則所教者皆外物無與學者事也故記曰今之教者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汲古嘗見張橫渠云不盡材不由誠皆是

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其材乃不誤人若曰率勉而為之則豈由誠哉先生曰是

汲古問先儒謂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此說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飭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飭設為其不達大本如此

互見論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八終



